

乐曲在奔，在驰，在飞舞

从宗教的飞到浪漫的

从古典的飞到现代的，……

三夜曲涂有波特莱尔的色彩！马拉梅的色彩

最肉感的色彩！……

无名氏

野兽、野兽、野兽

音乐把灵魂照亮了。音乐剥掉太阳光了

音乐抹掉天空蓝色了。……

没有时间。没有空间。没有宇宙。没有永恒

没有刹那。没有过渡。没有眼泪。没有悲哀。没有欢笑。……

啊，原来是你：生命

授权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

无名氏 野兽、野兽、野兽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野兽、野兽、野兽

无名氏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.25 印张 1 插页 280,000 字

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 册

ISBN 7-5360-1921-1

I·1660 定价: 11.00 元

楔 子

啊！好一片奇！好一片幻！好一片诡！好一片艳！这无量数的奇迹！这五彩缤纷的波诡！这摇漾多姿的斑斓！这是些什么？这是些什么？这是些什么呀？这样的魔魅！这样的莽杂！这样的奔驰！这是些什么？这是些什么？这是些什么呀？啊！乐曲！乐曲！乐曲！一朵又一朵的乐曲！一组又一组的乐曲！啊！音乐！音乐！美死人的音乐！迷死人的音乐！可也糟蹋死人的音乐！无涯无涘的奏鸣！无限的响！无极的鸣！无穷的音！音！音！音！音！音！音！音！……一片片乐曲飞过去，飞过去，飞过去。燃烧开始了。火灾开始了。四千万万万团太阳在烧烧，宇宙永远是一场大火灾。火灾避难空间一片辉煌星斗。星明媚炫亮，葳蕤繁茂，数目等于大雨天北京城落下的雨点，一颗中等星也比地球大一百万倍。星色烨炜，星气氤氲，星群寂寞。星云在狂逃，一秒钟七千哩，要冲出去，冲出宇宙。冲出寂寞的宇宙。逃呀！冲呀！一股热气从太阳里喷出来了，一些碎块黏起来了。这大黏块滚动了。啊！好一个大球。美丽的球！可爱的球！球上有花有树，蝴蝶翩飞，云

雀啁唱。一批批馋嘴猴子上树摘果子了。突然天昏地暗，一阵地壳变动，喜马拉雅山忽而高耸了，平原分成两半了。风刮到山北，把地面水吸尽了。嘉树凋枯，猴子们悲哀的跳下树了。但前面两脚攀缘惯了，摘惯果子了，它们在地上坐惯了，再不能爬了，只好悲哀的直立了。啊！悲哀的直立。伟大的直立。这是勇敢的象征？这是面临现实的起点。啊！来了！来了！海埭尔堡人来了！披尔德唐人来了！罗台西亚人来了！震旦人来了！可怕的严寒统治一切。他们冷极了，冻得发抖。他们必须和野兽打，他们必须杀死敌人，吃它们的肉，穿它们的皮，寝它们的皮。这样，他们温暖了，能活了。他们是必须温暖的，他们是必须活的。温暖是一切。是的，温暖！温暖！温暖！啊！第一朵火升起来了。人自己能创造温暖了，人自己能造光造亮了，火再不是天上专利品了。一些冬季的傍晚，有火的夜晚，他们躺在火边，一片旺热烘围着金棕色胴体。他们头枕斧形石铤，一手拿弯凿形的石刻刀，吃着刀齿虎、毛犀，和麝牛肉，喝狼血、狮子骨髓、豹子脑汁，搭一些无花果浆。火沉醉了他们。火光里，他们中的一个突然坐起来，望火沉思，静静静静的沉思。这是一张严肃而有点痛苦的脸。这样一张奇怪面孔，他们当中从没有出现过。他的同伴们全抖颤起来了……一片片乐曲飞过去，飞过去，飞过去。一千二百万人的血，三十年的泪，五百万吨的金字塔巍竖起来了。那条“尼罗河老蛇”出洞了。那个埃及女皇从一卷滚着的织金锦毡内跳出来了。凯撒大将被蛇缠住了。安东尼大将被蛇缠住了。安东尼在她脚下滚着喊着：“你美死我了！你坑死我了！你舒服死我了！啊！我不要黄金铺地的罗马！我不要象牙如山的阿述！我不要满天飞金绿辉煌鹦鹉的尼尼微！我不要白大理石神庙璀璨放光的雅典！我不要高庐，不要迦太基，不要巴勒斯坦，不要天堂，不要天主，不要金刚石，不要珍珠翡翠。我只要你那白花花红艳艳暖烘烘毒烟烟要淹死人的肉，在那天旋地转肉漩涡里，旋转着一片剔空透明照彻千古的智慧！”安东尼喊着喊着，死在她怀里了。渥太维来了，

蛇尾又摇摆了。但她太疲倦了，她终于让她同类——一条小毒蛇，螫死了^①。金字塔下司芬克斯石像望着这一切微笑。笑着笑着，笑容顿敛了，那个科西嘉的黑蛮子带千军万马冲来了。那黑蛮子剑头遥指金字塔，在马上狂喊：“兵士们！四千年历史看着你们！冲啊！冲啊！往阿拉伯冲！往印度冲！往东方冲！冲呀！冲呀！冲呀！”这个黑蛮子变成凡尔赛皇宫的主人了。全欧洲颤栗了。黑蛮子忽然又变成圣亥勒那岛上逛膀子的无业游民了。这个游民每天最得意的事，是躺在河边，拿起一块块鹅卵石，投到水里，投完一块，他一阵大笑。当凡尔赛宫主人躺在水边投石子时，全欧洲疯狂的举行胜利舞会。梅特涅狂欢，沉醉于维也纳黑啤酒里。不知何时起，梅特涅先生陡然从沉醉中惊醒了，他像胡子失火似地跳起来，嚷着：“不行，不行。一个新妖怪在欧洲出现了。那个犹太大胡子又在台上对工人大叫‘剩余价值’。”梅特涅决定与这新妖怪搏斗。但上帝拍拍梅特涅的肩膀：“先生，你太老了。你可以休息了。”梅特涅被上帝找去做伴了。但千千万万大大小小梅特涅像雨后蘑菇似地长出来。他们要打杀这妖怪。妖怪却冲入克里姆林宫了。啊！可怜！可怜！瞧那个伯爵夫人！她在哈尔滨咖啡馆门口拉中国男人了。不成！不成！妖怪还得冲！连金字塔四周人士都在嚷“剩余价值”了。他们不仅嚷，并且吼道：“英国高帽绅士滚出去！滚出去！”……啊，金字塔！你永恒的金字塔！奇奥普斯大帝在你膝盖上睡过懒觉，亚力山大兜你四周溜过马，凯撒借你身边幽会谈情话，拿破仑戴白色高帽穿白色大袍骑大骆驼在你面前扮土耳其人，邱吉尔在你脚下抽大雪茄，你为什么这样沉默，不说一句话？你曾昂首东望：望见秦始皇跪在骊宫内求不老

① 古埃及女皇克里奥帕屈拉，姿容绝世，才慧过人。为争皇位，求救于罗马大将凯撒，时年十九。藉献埃及锦毡，藏于其中。凯撒展开锦毡，发现一美丽少女，为其艳冶所夺，遂助复国。二人狂恋达数年。凯撒死后，安东尼大将继长罗马，视克如女神。在埃及乐不思蜀，留连忘返，风流韵事，传遍尼罗河畔。终被渥大维所叛，自杀于埃及。安东尼卒后，克以小毒蛇自杀而死。

长生药，望见咸阳一把火烧了三个月，看见曹操精屁股啷当在赤壁哈哈大笑，看见成吉思汗冲出万里长城，冲到俄罗斯，瞧见朱元璋脱掉和尚袈裟，瞥见溥仪沐浴斋戒薰香剃掉辫子，瞅见曹琨躲在天津得胜楼吃荷包蛋，睃见近卫文磨半夜举起毒药杯，瞅见……啊！你望见一切。为什么始终沉默，不出一声？啊！你开口了，终于说话了。“劈拍”一声，一块风化的岩石碎裂，滚到地上了。——这是一个风恬云静的日子。尼罗河边，一个白袍老者正在钓鱼。竿子一抽，他呵呵大笑起来：“好大一条肥鲤鱼！”……一片片乐曲飞过去，飞过去，飞过去。啊，这是一具描金花金叶的自鸣钟，这是一只古旧的德国钟。它背十字架似地贴立在壁上，散发中古教堂的沉重气味。它永远叹息，叹息，叹息。可它也有它的戏法。听，一声滴达：在这同一秒内，玫瑰花前两副红唇胶住了，病床上脑膜炎患者咽了气，工会里发动三十万人罢工的代表们高举起手，游泳池边“扑通”一声，一个人跳下水，法庭上法官开始对一个绑匪宣读死刑判决书，年轻情人双手颤抖，拆开女友答复他求婚的信，舞场里的小喇叭在鸣响，森林里决斗的枪“砰”然一声，议会里，一个黑胡子在发脾气，“砰”的一声，一只熊落入埃斯基摩猎人的陷阱里，……。啊，在同一声“滴达”里，为什么喷泉似地，全世界各角落喷出千万种泡沫？千万个镜头？千万张画面？为什么这千万朵泡沫，不是千万颗珍珠，由一根银线贯穿，又整齐？又安静？又能随时收在口袋内？为什么园囿中遍开五颜六色的花？有的爱在早上怒放苞萼，有的爱在晚上普散芳香，有的血红得像红海落日，有的苍白得像西班牙女尼，有的爱随太阳转头，有的爱躲在阴暗角落，有的遍山遍野漫开，有的千年只开一次，有的像琉璃灯，有的似蝴蝶？……啊，这是一个德国自鸣钟，那是一只美国闹钟，抽屉里一只瑞士表，手腕上一只朗琴，身上一只奥米加。这是一个沉重的滴达，那是一个沙沙的滴达，他身上的滴达是晶亮的，他手腕上的滴达快断了气。……啊，你所爱的那个壁上自鸣钟病了，病了，气息微弱了。“啊，它

停了！滴达没有了。”……一片片乐曲飞过去，飞过去，飞过去。桥下水在流。这是一个好太阳日子，天真美，一个女工来洗衣服。多煞风景呀，大好流水洗尿布！洗吧，洗吧，我不怕！我永远干净！桥下水在流。一个孩子在水边跳着，唱着；他唱“咪咪小白猫”；又唱：“啊！流水，流水，你往哪里流？你为什么老流不累？流不老？流吧！流吧！把我流到你所流的地方去吧！”桥下水在流。这个年轻绅士打扮得好英俊标致。他斜倚栏杆。他看水。他的脸孔红红的。他的眸子带梦的颜色，他浑身发出梦味。他猛然转头了，他突然笑了，一个少女金凤蝴蝶似的向他扑过来了。桥下水在流。今天桥下多寂寞。行人真少。他们都到哪里去了？啊！桥那边大饭店里，华格纳《结婚进行曲》正在鸣奏，他们都去看热闹了。桥下水在流。是秋天了。多冷的雨！多乌的夜！多凄迷的秋味！桥那边一个行人来了。他脸上刻划皱纹。他孤独的蹒跚的走着。他的眼睛忧郁得像墓窟。他彷徨于桥上。他的长长寂寂的影子拖在昏黄灯光里。桥下水在流。一个老头子枯坐水边，默默不语，凝视水中倒映的白须白发。流水心里好笑：“咳，老头子，你为什么冷冷望我？你以为我不认识你吗？八十年前，我给你洗过尿布。我又听你唱过‘咪咪小白猫’，我看过你梦样的眼睛，我听过你的华格纳进行曲，我见过你彷徨的影子，我……”流水不再说了。那边教堂响起萧邦丧曲了。老头子忽然没有了。啊！太阳起来了，希望也起来了；太阳落下去了，希望也落下去了。多少草帽被人戴起来！多少次水獭帽被人戴起来！那个桥呢？水呢？“流”呢？桥与流水都没有了。只剩下两个考古学家在一片沙漠里吵嘴。一个说：“不行，不行。那边大风沙起来了。我们快躲到骆驼下面吧！”啊，这片风沙好大，我们真替这两位可爱的考古家担心。……一阕阕乐曲飞过去，飞过去，飞过去。蔷薇花红了，啊，孟德尔松。大地要溶化了，啊，贝多芬。树叶子变成黄蝴蝶了，啊，萧邦。炉火呢喃了，啊，巴哈。雪静静落了，啊，巴哈。不朽的对位法，啊，巴哈。伟大的“意大利音乐会曲”，啊，巴哈。乐曲

在奔，在驰，在飞舞；从宗教的飞到浪漫的，从古典的飞到现代的，从莫札特飞到唐尼采，从海顿飞到狄勃西。啊，狄勃西！狄勃西。复活了古希腊音阶的狄勃西。淡雅如幽兰的音色。神秘如梦的旋律。变化如波浪的和声。肉感的三夜曲！三夜曲涂抹波特莱尔的色彩。马拉梅的色彩。肉感的色彩！啊，色彩！色彩！色彩！萧邦的色彩是女人的，黄昏的，他最兴奋的舞曲也染着忧郁的色泽。他用鹅管蘸着黄昏与夕阳写下华尔兹，写下玛佐加。他的民族火焰写下波兰舞曲，整个波兰大草原在他音符里颤抖着，哭泣着。啊，夜曲来了，幽幽袅袅的，飘飘袅袅的，甜甜凄凄的，令人不能忍受的哀丽，令人不能忍受的芳香。天才在旋律中五光十色熠熠，灵感随暗美的小溪流而流，流过月夜小森林，挟着幻觉的落叶，披拂着发髻似的青色水藻。啊，流吧！流吧！流不尽的眼泪。流不尽的青春。流不尽的悔恨。精致的悔恨。天鹅绒式的悔恨与哀愁。……乐曲飞舞，飞舞着，一支组曲过去了，一阙即兴曲过去了，一片米奴哀过去了，一只歌谣曲过去了，一个朔拿大过去了。啊，朔拿大，朔拿大，朔拿大，朔拿大像一只白鸽子飞出来了，飞出来了。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……，啊，朔拿大！朔拿大！“热情朔拿大！”“月光朔拿大！”“D大调朔拿大！”“C大调朔拿大！”；千百种磁力激流着。千万朵音乐花架招展着。有耳朵的，听啊！听啊！一切一切都是乐曲啊！一切一切都是最微妙的音乐啊！修曼的蝴蝶曲。李斯特的匈牙利幻想曲。贝多芬的G调旋转曲。舒伯特的G调即兴曲。鲁宾斯坦的C调练习曲。勃拉姆斯的E长调幻想曲。再来一个圣松的玛佐加。再来一个拉罕诺莫夫的序曲。再来一支史特劳斯。再来一阙即兴曲。耳朵变成珊瑚了，听见大海呼吸了，到处充满海味了。音乐照亮黑暗了。音乐照亮灵魂了。音乐剥掉太阳红光了。音乐抹掉天空蓝色了。龙涎香在流。埃维尼亚在流。风信子是催眠的。情感变成巴库油田了。没有时间。没有空间。没有宇宙。没有永恒。没有刹那。没有过渡。没有眼泪。没有悲哀。没有欢笑。上帝来了。魔鬼来了。

敌人来了。钟声响了。一只孔雀。一片天鹅翅膀。一团火……大神……奥林匹斯山……解放……啊，原来是你：生命！

二

一种膨胀球体式的无穷无尽的扩展。

这一扩展没有颜色，没有姿态，没有开始，没有终结，没有东南西北，没有上下前后。不能想象它的声音和静默。不能想象它的形态和虚无。说它是一种“膨胀球体式”，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淡描，一种最熹微幽糊的“仿佛”。它应该是一种面积，却是面积的抽象化、空灵化；它是一种不以空间为内容的面积，不以实体为对象的“占据”。这“扩展”只是一种最勉强不过的“性”，只可想象不可捉摸感触的“态”。说它是一种“扩展”，这只是“说”，它真实的涵意几乎百分之九十九与这一“说”无关，我们只能藉这一“说”强抓住百分之一的真实。换言之，我们藉“扩展”这个字开一扇人工窗子，凭窗好眺望窗外风景。实际上，这种人工窗子却最狭窄不过，靠上窗沿，我们几乎常看不清外面景物。因此，我们说“扩展”，我们的了解也只限于此二字的窗门。（任何文字，它本身对于所代表的物象总是窗门，一半敞开，诱惑你望；一半关上，又不许你望。）就这一意义说：再严格点，我们不妨进一步说，这一扩展是一种介于空间与绝对虚无之间的神秘存在物。它比空间稍稍轻一点，却又比绝对虚无略重一点。

就在这种神秘的扩展的“海”中，不知何时起，有几千万万团火焰旋转着，每一团火比亚洲大三百万倍以上。但在这伟大的“海”中，每一团火焰渺小得只像太平洋上一只胡蜂，孤独伶仃的飞旋着。这些火焰的唯一特点只是旋转，旋转，旋转，旋转，旋转，旋转，……。不知何时起，从这几万万团火中，偶然飞进出一缕雪茄形的气态丝。接着，丝中一段断了，它独自旋转不已，飞翔不已，飞到一个不可想象的辽远部分，神秘的“扩展”中的一

部分，它烟消火灭，变成一又冷又硬的果子。像轴轮，这果子自旋，前进，围绕着它最初的根源——那团火焰。旋转中，果子的表皮层上，渐渐出现形象和实体：河流、海洋、冰川、泥沙、黏板岩、页岩、水成岩、石墨、……旋转中，它的表皮层上，渐渐显出放射虫、三叶虫、海蝎、大凤尾草、大苔藓、圆锥形树、无显花植物，……。旋转中，渐渐又呈现蜥蜴、火蛇、飞油虫、一尺多长翅膀的蜻蜓、不能织网的蜘蛛，……。旋转中，渐渐又裸展雷龙、弯曲龙、梁龙、无翼水鸟、无法兽、猴豕、恐角兽、麒麟驼、四牙象、刀齿虎，……。旋转中，终于出现直立猿——人。

就这样，人产生了。像阿拉伯不死凤鸟，人的母亲是火焰，因为人的母亲的母亲也是——火焰。

可是，人的母亲的母亲是谁呢？那伟大的永不熄灭的火焰，是怎样被孕育的呢？人的母亲的母亲是——虚无。那伟大的太阳被虚无孕育。

不知何时起，不知何地起，在一种不可想象的原因和状态中，从那无极无限的虚无，竟蓦然燃烧起一团伟大的火焰：太阳！

火焰的母亲既是虚无，人的母亲的母亲又是火焰；人的最终母亲也该是虚无：无始无终无极无限的虚无。从虚无中、突然燃烧起火焰，火焰一团飞进的碎片、又忽然冷冻、冷冻中又突然出现人，因此，人是从虚无中爬出来的。

虚无变火，火变冰，冰变人。人爬出虚无，先藏在火里，旋藏于冰，最后由冰内爬出来，开始扮演各种角色，从阿米巴演到蜥蜴、杯形龙，又扮到三觭龙、巨齿羊，又演到象、猴，最后才演一个最伟大的角色——人。

魔术中，印度魔术最神奇眩目：撒种盆内，一分钟开花，两分钟结果，三分钟变成一棵树，茶壶内飞出白鸽子，人眼睛里涌钱币，水里喷火。……从虚无变到人，这一切的“变”，是不是也类似印度魔术？

在观众眼中，台上魔术现得光怪陆离、神异费解，但魔术师

自己肚内雪亮。从虚无变为火、冰、细菌、人，假如只是一串魔术式的安排，这安排在人无限眩惑蒙眬，但在安排它们的魔术师本身，肚子里却雪亮。

究竟有没有一个安排生命万象的最终魔术师呢？假如有，他究竟具有怎样一种伟大的形体？伟大的声音？伟大的动态？这种伟大，我们究竟该藉多少万万个伟大诗人，才能想象得尽？描绘得尽？假如没有，这一套魔术式的安排，是否仍会有秩序无终结的继续搬演下去？而在人以外，是否还有一些比人伟大千万倍的观众？

目前，这最终魔术师，我们只能称它虚无。一切生命全由虚无中涌出。可是，这虚无究竟又是什么？一切火焰光华和生命万象的母亲是虚无。但虚无的母亲呢？空气不是虚无，因为它有反应；空间不是虚无，因为它无形而有性。绝对真空的虚无不反应，无形，无色，无态，也无性。无有，也无无。假如虚无只是无有，而非无无，换言之，就是有无。有无的虚无是虚有，非绝对真空的虚无。如果这个虚无本非绝对真空，那么，这个无也只是有的一种类性，在这种有和无之外，可能没有他们的母体，也可能有母体。如若虚无有母体，她是在有和类的类性以内？还是在类性以外？它是联系于时空范畴以内，还是超然时空？一种绝对真空的、无任何“有”也无任何“无”的、无时间性也无空间性的存在，究竟有没有？抑这种存在只能存在于我们观念和想象中？究竟万象以后的虚无以及一切虚无的母体是一种实质存在？还是观念存在？它们究竟是一种实体安排？还是一种想象安排？

在“智慧”的海边，人从未了解过海，正像一只小贝壳从未了解过它。越离人最近，越是人成天成夜感受的、实用的，人越未了解过。人自以为是的那点了解，多分是一种夸大和虚伪。人整年整月谈论时间、探究它，研谈探究了四五千年，到现在还没有摸到时间一根汗毛，看到时间一根毫发。时间不是钟表，不是指针，不是月圆和月缺，不是日出和日落，不是青春和衰老，这

一切的形象和变化只是时间魔术的表现，魔术表现并不就是魔术师自己，正像变戏法者叫空箱变白鹅，但空箱和白鹅不能代表变戏法者。我们感受到无穷绵延和变化，但我们却无法了解这绵延体。我们成天活在时间里，整天谈它、说它、利用它，甚至写到它，但我们却一辈子从没有见到嗅到或摸到它的真形真影。我们只具有一片绵延意识，但这意识是人的精神结晶，神经的产物，这结晶与产物都不能代表时间。时间既不是观念，是一片物质体么？这物质体是什么样子呢？有什么气味呢？时间难道也像一条腊肠一样，可以包裹起来么？近代科学大师说时空不只是一种主观的知觉方式，也是物质世界的真实特性，并以一九一九年的一次日蚀证明。但一种存在丝毫不能感觉却又有特性，那么，这是一种怎样存在呢？特性是否能与可感觉体分开呢？有没有一种不可感觉的存在物（迹近虚无）能产生特性呢？是不是有一种可知而不可感的存在物呢？

假如鬼代表一种不可知不可感的存在物，那么，四五千年来，人不仅与鬼为邻，并且也成天到晚和鬼打交道、办交涉。人活在鬼所划定的圈子里，走在鬼所铺砌的轨道上，吃鬼所造出来的一切，穿鬼所编织的一切，谈鬼所拟定的题目。从每一粒沙子到风雨太阳、无处不蕴藏鬼。鬼支配了一切，但人却从不感到！

鬼虽然是一种抽象存在，虚无玄渺，不可捉摸，但对人究竟还算是一种较有形象较可想象的荒唐存在。宇宙中真正抽象存在，不像鬼荒唐无稽，却比鬼还要虚无玄渺，抽象无形，不可想象。这种大抽象大虚无勉强要描画，可以说是一片最漫无涯涘、最迷茫流动、却又毫无具体个别痕迹的海，或者说：一片海洋式的没有强烈明暗的苍茫。就在这样苍茫的无边幻海上，偶然出现一条桥的形像——时间。在时间浮桥上，有时偶然也出现一点蠕动体，但不久一阵狂风冲过，桥毁物灭，所有蠕动生命全给海浪卷没。这些生命，毫无声色的灭亡了。在不知道多少万万次的搭桥中，有一次，这浮桥搭得稍稍久一点，并且，桥上蠕动的生命也现得异

样点，他们凭桥栏看朦胧海景，观赏得特别长久。观看时，他们有一个和过去其他蠕动生命不同的特征是：他们看着看着，会嚎啕痛哭、会轻轻流泪、会幽幽啜泣、会大笑、苦笑、微笑。除了哭、笑，他们也会在桥上吵闹、打架、杀戮、拥抱、互吻。他们把历次哭笑、吵打、杀戮和抱吻，用一种符号记录下来，此之谓“历史”。这历史的第一页第一个字是“人……”。就这样，他们就在哭笑、杀戮和抱吻中，渐渐忘记桥下大海，以及海上曾卷刮过无数万万万次的暴风。

于是，一种叫做“人”的动物，站在时间浮桥上看朦胧海景，终于产生一点想象而抒情的“海景记”之类。在“海景记”上，他们常常有这样的错觉和错误记载，说：“在时间大海上，历史搭着浮桥，人站在桥上看朦胧海景，……”

三

一千九百二十年，初夏左右，在N大城的S师范学校，发生一则类似石子投湖的小小事件：一个学生，在该校和它的附小前后读过十二年，临毕业前一月，突然失踪了。

在目前这个时代，当代英雄们为了满足狩猎欲，已惯于用不动声色的冷静态度，拿千千万万人头当足球来踢，相形之下，一个平凡学生的平凡失踪，自然够不上说是一种“事件”。但二十多年前，在少数师范学生的幼稚心灵里，平日，一直背惯了“文凭为学生第二生命”之类的格言，对于一个读过十二年的同学临届毕业而忽然离校，多多少少，总不免产生一点小小惊讶。一个美洲阿拉斯加的掘金者，化费十年，才发现一座金矿，正当发掘，又陡然无故抛弃，在他同伴心里，也会引起同样惊讶的。

这个失踪者叫印蒂，平素品学兼优，沉重稳健，很博师长和同学们的好感。他的失踪，显然不是因为神经病、疯狂、堕落，或犯罪。也不可能是被绑架。他家道虽然丰裕，但也还不够被绑的

资格。他走了，悄悄走了，事先未向任何师长和同学打招呼，事后也未留下一封解释信。好在此学校素来不太严格，学生来踪去迹，当局从不负责任。家长把子弟送来，似乎也从不要求后者严格负责。印蒂失踪后，他的家长也没有再来深究，训导主任认为是一种退学经家庭默认的，因而也懒得再往下追查。就这样，像大森林中偶落一片树叶，这个年轻学生被一阵神秘风轻轻卷走了，毫无一点痕迹。他的同班，大部分正忙着准备毕业考试，并不太注意此事。少数和他要好的同学，最初几天，不断谈论他，怀着无限好奇，惋惜，但日子一久，他们在他们记忆中的脸轮廓，也就渐淡下去，由模糊而消灭了。这以后，他们偶然提起他，像提及一种太古时代羊齿植物如苏铁羊齿之类，觉得异常辽远和迷茫。

这一小小“事件”传布前三天，一个雨天黄昏，“事件”主角正坐在房内，独自收拾行李。

这年轻人年约十八九岁，闪射着一双深邃而强烈的大眼睛，兼具鹰隼和白鹤的情态，淡淡的潇洒中蕴藏着沉猛的感情，深思而又富于相当冲动性。他有一副傲岸而端正的鼻梁，一张严肃而常紧闭的嘴，二者为他常曝晒在阳光中的淡褐面颊添加不少威仪，而掩盖了他的零乱短发所产生的散漫。他身材较常人稍高，生得一副宽肩膀，发达而饱满的胸膛，肌肉结实而紧凑，一望即知是一个勤于运动的人。他给人第一眼的印象是平实稳健，但如向里层深钻，会透过平实稳健，感到一股磁力，一种野兽式的原始粗犷。好像许多琴放置一起，你凑耳听，在无声的静止中，将会听出、其中一只竟发出有点异样的颤音，被一片神秘微风吹起来的。一双老于湖海的眼睛能立刻认出：这不仅是琴，还是一块高热度的熔铜，它原有的型态没有了，此刻一面受炉火烧炼，一面在找各种模子，试着想浇铸出一个型态，但一时却找不到固定模样，因此，这一大堆灼热的液体正在流动、挣扎、冲滚——表面看来，却又是冷冷静静的一片，仿佛一点热气都没有。

他的行李很简单，只有两件：一个黄油布行李卷，一只黑牛皮箱。他所带的只是一点必不可少的衣服和用具，此外都送回家里。他抛弃过去心爱的一些物品维娜斯石膏浮雕、无锡泥菩萨、珂罗版的文艺复兴宗教画、华山风景照片、英国法兰绒马裤、绣花拖鞋，——旧日许多习惯与精神担负，似乎随着也被“抛弃”一边。他这一次的出走，其实也是一种“抛弃”。他现在正开始一种“抛弃”的年龄。

收拾停当，看看腕表，他决定再停留三十分钟，对这个相伴两年的朋友：“他的房间”，作一次最后瞭望。

他家离校不很近。中学开始，他是寄宿生。但三四年寄宿生涯后，他渴望单独的房间。在宿舍生活中，他觉得“自己”有点像公共俱乐部的乒乓球，谁都可以走过来，随便搓揉抓弄一番，且任意拍打。只有一个单间，才能避免乒乓球的命运。前年起，他毅然就学校附近独租了一间小房子。

他眺望着，渐渐的，无限深情由心底涌起。他不禁喃喃自语：“今晚，这房间为什么这样富有魅力？”

一点不错，两年来，这个简单小房舍，第一次逗他产生一种不简单的激动。

印蒂联想起另外一件往事。几年前，一位落魄亲戚寄居他家，客人染有许多恶癖，他的态度一向冷淡。可是，某天下午，当他辞行，说要到辽远西康去工作，此后怕永不能回来了，印蒂却以一双深情的眼睛，注视他好几十秒钟。

他默望着，想着，不知何时起，黄昏逸去，明暗交织的暮色画布上，涂抹一层更厚重的颜色。黑暗渐渐剥蚀一切。他端坐着，一动不动，那片深沉情绪卷没他。他心里觉得乱哄哄的。

一阵脚步声轻盈的摇过来。一朵金红火焰猛然打着闪，浮凸于他面前。他整个人被暴露在金红光色里。他又看见那张美丽的脸。一双天真又霸道又迷魅的黑眼睛，正用一种半成熟意味的神气凝视他。一个年约十六七岁的高高女孩子婷立门口，穿一袭镶

绿边的豆紫色旗袍，手里擎着一支白烛。

“印先生，您当真要走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马上就离开这里。”他无可奈何的答着，微微有点激动。

她低头摸弄绿色衣襟，沉下声音，天真的问：

“为什么要走呢？”

答语有点支吾：“并不为什么。”过了一会。“我想暂时离开这里一些时候。”

“还回来吗？”声音更低了。

“不一定。……”

一阵感情涌起来。他再说不下去了。烛光毕竟来了，她也出现了，这三十分钟时间总算获得答案，她应该释然了。为了掩护自己的玄秘心态，他突然鼓勇站起来，又谦虚又决断的道：

“谢谢你的烛光。我想我应该出去雇车子了。”

女孩子不再说什么，退后一步，斜倚房门，用一种神秘的眼色斜瞄着那捆好的行李。

他默默从她身边走过去，打开后门，走到街上。

七分钟后，当两个洋车夫走进来时，她仍斜靠房门，手里的烛光却有点颤抖。她望着车夫把行李与箱子搬出去，望着印蒂戴上那顶棕色便帽，望着他第二次从身边走过，望着他停在门边。

“郭小姐，再见，希望你好好保重自己。……不要忘记，我们曾经做过好邻居。”

“再见……再见……”声音很低微，几乎不易分辨。

烛光抖得更厉害了。

他不敢再瞧她。一种巨大力量逼他想尽快离开。力量的源泉之一，就是她那双有点模糊潮湿的眼睛。

咬咬牙齿，他突然转过身子，投入夜雨。

隐隐的，他听见关门声。他喘了口气。所有属于这个房间的一切插曲，和这个女孩子的回忆，以及他整个黑暗的去，似乎